

## 道教義理與跨領域研究

### 朝鮮文人柳夢寅對道教文化的接受\*

王雅靜；李晗\*\*

**提 要：**朝鮮文人柳夢寅對道教文化的接受是特定歷史背景與個人經歷雙重作用的結果。無論是他的為人，還是小說《於于野談》，在李氏王朝都飽受爭議。且其詩歌和雜文中都滲透著道教神仙思想，並藉仙道意象創作出大量的《擬古詩十九首》和《擬李白古詩》等與中國古代詩歌關聯密切的作品，其小說《楓嶽奇遇記》更是將仙道思想與自然物象融合，表露自己幽居山寺的清冷與奇趣。柳夢寅恃才傲物的個人性情，及其對道教文化的吸收，也令其文學創作呈現出縱情恣性，奇特奔放的美學風格。此外，柳夢寅還與僧道人士交往、關注道教養生術法，朝訪道教仙山、鑒賞道教藝術等，這些實踐活動進一步加深了他對道教文化的理解。

**關鍵詞：**柳夢寅；道教神仙思想；詩文創作；道教實踐

朝鮮半島與中國地域相近，文化相通，同屬於東亞漢文化圈。早在三國時代，道教文化便已傳入朝鮮半島，歷經統一新羅時代和高麗王朝對道教的推崇，朝鮮半島發展出以神仙信仰、科儀道教、修煉道教為主的三種道教形態。朝鮮王朝雖然崇尚儒家學說，形成以朱子學為主流的思想格局，但是道教和佛教仍然在朝鮮半島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並在文人階層的文學創作中留下深刻印記。柳夢寅是朝鮮朝中期著名的文學家，政治家，其作品數量可觀，題材廣泛，風格獨特，探究其對道教文化的接受，是研究朝鮮朝中期文人精神世界和文化取向的典型個案和重要窗口。

柳夢寅(1559-1623)，字應文，號於于、於于堂，興陽人。1582 年成為進士，1589 年入正光識字部，曾擔任禮曹參議、吏曹參判、黃海督察、質正官、世子試講院司書、吏曹參判等官職，並曾兩次出使中國明朝燕京。他一生的命運沉浮，與黨派之爭，政治傾軋有著分不開的關係，他以北人身份同李爾瞻交往，在幽禁仁慕大妃、廢母論一事上與北派勢力持不同政見，是一個中北派。仁祖反正後，西人黨得勢，他雖然暫免災禍，但最終還是被捕入獄，在獄中他寫下《孀婦詩》乞求寬恕，但還是被判處死刑。他師從成渾、申濩，擅長書法，是朝鮮王朝中期的文學巨匠，著有《於于集》《於于野談》等。諡號義貞。

目前，學界對於柳夢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對其文學成就的整體評價，如韓國學者薑英順《柳夢寅文學研究》高度讚譽了柳夢寅的文學成就，指出「文學是他一生的記錄」，他的詩歌展現了其任職生活的感受、出使明朝的遊記、對現實的批判、回歸自然的嚮往，和對神仙世界的

\* 本文系 2022 年度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青年項目「道教文化對朝鮮朝漢文學的影響研究」(項目編號: 2022CWX035) 的階段性成果。

\*\* 作者簡介: 王雅靜, 女, 文學博士, 現為河南財經政法大學文學院、東北亞研究中心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 研究方向為: 道教文化與文學, 東亞漢學; 李晗, 女, 河南商丘人, 現為河南財經政法大學 2023 級金融學本科生, 興趣方向為: 中國傳統文化、東亞漢學。

憧憬等主題；其《於于野談》運用寓言的形式諷刺現實，更是挑戰世俗的力作。<sup>①</sup>二是對其具體作品的藝術分析，如韓國學者宋知泳《於于柳夢寅散文研究》<sup>②</sup>、朴明淳《於于柳夢寅文學的性格考察》<sup>③</sup>等，對其散文、漢詩、小說等作品進行解讀。三是關注其作品與中國文化的互動，如中國學者曹春茹《朝鮮柳夢寅散文與中國文化》<sup>④</sup>、雷霆《柳夢寅漢詩研究——兼論與唐詩關聯》<sup>⑤</sup>、韓梅《柳夢寅文學作品中的中國烏托邦形象考——以個人訴求為中心》<sup>⑥</sup>等，既探究柳夢寅的生平交遊、政治生活、文學活動、文學觀念，也從柳夢寅的散文、詩歌、小說等具體作品中，分析其出使中國的經歷和受中國文化的影響。關於道教文化對柳夢寅文學創作影響的研究還不是很充分。本文擬就柳夢寅詩文和小說中的仙道色彩及其道教實踐作一探討，以此管窺柳夢寅與道教文化之間的互動。

## 一、柳夢寅接受道教文化的背景

柳夢寅對道教文化的接受並非偶然現象，而是特定歷史背景與個人經歷雙重作用的結果。

正如前文所言，儘管朝鮮王朝將儒家思想視為治國大要，排斥道教和佛教，但道教在朝鮮社會的影響力卻並未衰退，伴隨著朝鮮朝中期社會矛盾的加劇和政治鬥爭的激烈，反而獲得了更多文人的青睞。與此同時，熱衷道教的明朝與朝鮮之間朝貢制度的設立，和頻繁的出使活動及文化交流，也為道教思想在朝鮮半島的傳播創造了有利條件。這一時期，朝鮮文人慕道、崇道、入道之風盛行。韓無畏《海東傳道錄》一書便記載了大量朝鮮文人為逃離動盪的社會環境和頻繁的黨禍而選擇隱居，以師徒之名，或於親族之間，或於友朋之間，秘密修習道教內丹派的事蹟。<sup>⑦</sup>這種風氣不僅推動了以內丹派為主的修煉道教在朝鮮半島的秘相傳承，而且為仕途受挫的失意文人提供精神慰藉。柳夢寅《題萬柳莊》一詩云「神仙縹緲吾身是，山海微茫上界形」，<sup>⑧</sup>正是這種時代風潮的寫照。

柳夢寅對道教文化的接受除了受到時代風氣的感染外，廣泛的出遊經歷也為其接觸道教文化創造了條件。他不僅走遍本國輿圖上的名山盛景，在有「神山」、「仙山」之美譽的金剛山、智異山上流連忘返；而且曾作為使臣前往明朝，親身實地地感受中國道教文化的氛圍。在《朝天錄》中，他詳細記載了參觀中國東嶽廟等道教場所的見聞，表現出對道教建築、神像和壁畫的濃厚興趣。

柳夢寅坎坷的仕途以及獨特的個人氣質也是促使其接受道教文化的重要因素。他在《贈表訓寺僧慧日序》中自述：「吾雖進由科第，才器不足以致澤，至於黨惡排善，諂近習虐民庶，以苟營媮靡牢良，有不忍從眾而為之。」在重視門第的朝鮮王朝，柳夢寅由科舉入仕，國事動盪，民不聊生，黨惡排善，社會弊病日益突出，作者選擇「投金帶卻高軺」的歸隱，<sup>⑨</sup>既是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的退守，也暗合了老子騎青牛而西去的超越。

① [韓] 姜英順：《柳夢寅文學研究》，龍仁：檀國大學校碩士學位論文，1985年。

② [韓] 宋知泳：《於于柳夢寅散文研究》，首爾：高麗大學校碩士學位論文，2004年。

③ [韓] 樸明淳：《於于柳夢寅文學的性格考察》，廣域：朝鮮大學校碩士學位論文，1990年。

④ 曹春茹：《朝鮮柳夢寅散文與中國文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

⑤ 雷霆：《柳夢寅漢詩研究——兼論與唐詩關聯》，延邊：延邊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8年。

⑥ 韓梅：〈柳夢寅文學作品中的中國烏托邦形象考——以個人訴求為中心〉，《東疆學刊》2029年第2期。

⑦ 李鐘殷譯著：《海東傳道錄·青鶴集》，普成文化社，1986年。

⑧ [朝鮮] 柳夢寅：《於于集》卷二《題萬柳莊》，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韓國文集叢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1年，第63冊，第322頁。

⑨ [朝鮮] 柳夢寅：《於于集》卷四《贈表訓寺僧慧日序》，《韓國文集叢刊》第63冊，第384頁。

對於柳夢寅的爲人和作品，朝鮮士人頗多微詞，貶褒不一。如李選《上尤齋先生別紙》一文講到「柳夢寅評文甚倨，嘗曰一日著文能滿一卷，而可傳於後者，惟我與黃某」。<sup>①</sup>柳夢寅雖才思敏捷，但也讓李朝文人感到其性格中傲慢自大的一面。至於其《於于野談》，張維《柳夢寅於于野談多失實》篇認爲該野談集文風俚俗，他以具體可考的例子指責其所記述的內容失真的地方較多：

柳夢寅著《於于野談》，多記閭巷鄙事，間以詩話，或及國朝故實。余偶得一卷觀之，其文俚甚，所記亦多失實。其曰朴元宗三十六拜領相，洪裕孫九十生子，金守溫爲大提學，皆謬也。朴元宗當燕山時，雖官躋一品，而未嘗拜相，丙寅靖國，年已四十矣。洪裕孫生於壬申歲，卒於己丑，得年七十八歲，生子志成時，雖已老，其曰九十則妄矣。乖崖文名冠一時，然未嘗主文衡，沈聽天記國朝大提學，無乖崖名。可考也。<sup>②</sup>

朴泰淳也認爲柳夢寅自詡太過，將自己凌駕於歐陽修之上，爲人浮誕；「其說國朝典故，失實甚多。又以婦孺俚諺，參錯其間」。<sup>③</sup>由此可見，柳夢寅在當時也是一位飽受爭議的人物；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其野談集的傳播盛況。

正祖《故參判柳夢寅贈職賜諡教》一文認爲柳夢寅的《老婦詞》，深得《離騷》遺意，而他「佐銓衡，而躋文苑矣，和光同塵，何官不做。而顧乃歧貳凶論，屣脫名利，甘自放於山巔水涯，與韻釋悟僧」，這種傲視羣杰的姿態不失清狂本色。作者對於柳夢寅的死深表遺憾，感歎如果當時掌獄之臣，能體察朝廷寬大爲懷的意圖，將他放任於山林，以終其身，如金時習般不受點瑕，該有多好！而李朝最終賜柳夢寅以美諡，讓他的兒子子柳淪復官，侄子柳濬贈堂上三品職；收沒的東西如數奉還；仍令諸柳，就柳氏傍派中定嗣孫，以延奉其香火。從李朝在其死後的反映來看，可謂是有後悔之狀，也可看做是李朝對柳夢寅的官方評價。<sup>④</sup>柳夢寅在《與榆岾寺僧靈運書》中自剖心跡：「余性剛自守己見，不曾枉己而從人。剛其心柔其言，一以直其事，一以自免於禍。故平生尚友古人，恥與恒人爲朋比。東西南北，無一私黨。榮宦之來，任彼不自力。蹤跡之孤，莫我若者也。」<sup>⑤</sup>這種獨立不羈、剛直自守的性格與道教追求個性自由的精神相契合。道教文化爲柳夢寅提供了一種既不同於官方朱子學的僵化教條，又不同於佛教寂滅傾向的中間道路，使其能夠在保持文人身份的同時，獲得精神上的超越和療愈。

## 二、柳夢寅詩文中的仙道色彩

柳夢寅《於于集》中有不少詩歌和雜文，滲透著道教神仙思想。作者一生仕途坎坷，飽嘗黨爭傾軋之苦，他憤而出家，隱居山寺，留下諸多遊山玩水之作，其中不凡用「謫仙」來自喻，以寄託自己懷才

① [朝鮮] 李選：《芝湖集》卷四《上尤齋先生別紙》，《韓國文集叢刊》第143冊，第401頁，1995年版。

② [朝鮮] 張維：《溪穀集》卷一《柳夢寅於于野談多失實》，《韓國文集叢刊》第92冊，第587頁，1992年版。

③ [朝鮮] 朴泰淳：《東溪集》卷七《題於于野談》，《韓國文集叢刊》第51冊，第216頁，2008年版。

④ [朝鮮] 正祖：《弘齋全書》卷三十四《故參判柳夢寅贈職賜諡教》，《韓國文集叢刊》第262冊，第575頁，2001年版。

⑤ [朝鮮] 柳夢寅：《於于集》卷五《與榆岾寺僧靈運書》，《韓國文集叢刊》第63冊，第419頁。

不遇的愁思和傲世情懷。「象外空拋真境界，世間知有謫神仙」<sup>①</sup>「羣仙問我東瀛舊，謫滯人間十一春」<sup>②</sup>，超凡脫俗的神仙在人間歷經劫難，作者借此自比人生苦旅，既有不願同流的清高之態，又暗含入世的苦悶之情。

再如《次成川降仙樓韻》中的第三首言：「瑤池玄圃將無同，若御冷風跨碧穹。水怪乘暄噓彩焰，山精入夜射長虹。田生美璞攻仙佩，家有名姝掩畫櫳。我亦玉皇香案吏，樓居曾約赤松翁。」<sup>③</sup>瑤池，乃西王母所居；玄圃，是傳說中位於昆侖山頂的神仙住處，「將無同」，語出《世說新語·文學》：「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意思是沒有什麼不同。作者想像自己禦風而行，見到水怪、山精各展其態。田生，乃佛家語，是指眾生；見到眾生琢玉成器，見到名家閨秀懷姿自憐，感歎自己也是玉皇大帝前執掌香案的官吏，曾經與上古神仙赤松子相約而談。這篇詩歌充滿了瑰麗的想像和不羈的性情，作者以「玉皇香案吏」自況，彰顯自己的身份和與眾不同，而水怪山精盡態極妍的場面又像極了人間羣魔亂舞的景象，或許該詩也隱隱流露出作者對現實紛爭的不屑。

儘管作者寄情山野，但依然感歎「塵世悲歡我莫逃」，時常顯露出一種哀傷。即便是靜坐彈琴覽書，也仍在歎息「多少邊愁入鬢毛」。<sup>④</sup>這種愁思始終難以消解。《次江界仁風樓韻》一詩言：「絕域茫茫萬古愁，長江不盡抱城流。吹霜清角天山曉，蕩月孤舟玉峽秋。數陣征鴻千里信，三年戎馬九重憂。仙槎從此朝銀闕，要上安邊第一籌。」<sup>⑤</sup>這種清冷、孤寂、愁苦之情縈繞著作者，始終揮之不去。

正因為作者身經患難，所以更希望擺脫塵世紛擾，「他時會結茲山社，寧羨求丹葛稚川」，<sup>⑥</sup>學習道教祖師葛洪煉丹術絕聖棄智，超脫飛升。尤其是當自己處於病痛之中時，「欲了無生妙，須知忘我難」，內憂外患，身心經歷雙重折磨，作者更是「長思葛老丹」，並自我開解「胡為自苦癖，世界水雲寬」。<sup>⑦</sup>

柳夢寅還在文章中探討了神仙有無的命題，《喚仙亭記》云：「昔者安期生遊東海而只留阜鄉之鳥，丁令威歸遼城而只題華表之詩，黃鶴仙人留連吳江之酒家，純陽真人三入洞庭之岳陽，而未聞有號召而將迎之者。倘有人知其真仙而挽之，必泠然飄然而逝，唯恐蹤跡之或露。」<sup>⑧</sup>再現了神仙行蹤飄忽，所居縹緲的特性。

但作者同時還保持著人間清醒，他非常明白「神仙不恆有」的事實。他在《送成川假仙洪兄遵之住序》這中言：「神仙不恆有於天下，雖有之，人不得見。以其見者言之，雖曰有亦宜，惡乎見？」在他心目中，榮任成川太守的他的表兄洪公才是名副其實的神仙。因為成川富擁巫山、沸流江，和玉京十二樓之一的降仙樓，而降仙樓本身便因神仙而久負盛名，作者甚至特為該樓作歌，曰：「樓

① [朝鮮] 柳夢寅：《於于集》卷一《送柳善元赴京》，《韓國文集叢刊》第 63 冊，第 313 頁。

② [朝鮮] 柳夢寅：《於于集》卷一《次成川降仙樓韻》，《韓國文集叢刊》第 63 冊，第 298 頁。

③ [朝鮮] 柳夢寅：《於于集》卷一《通引潭》，《韓國文集叢刊》第 63 冊，第 298 頁。

④ [朝鮮] 柳夢寅：《於于集》卷一《贈雪英上人》，《韓國文集叢刊》第 63 冊，第 299 頁。

⑤ [朝鮮] 柳夢寅：《於于集》卷一《次江界仁風樓韻》，《韓國文集叢刊》第 63 冊，第 300 頁。

⑥ [朝鮮] 柳夢寅：《於于集》卷一《通引潭》，《韓國文集叢刊》第 63 冊，第 298 頁。

⑦ [朝鮮] 柳夢寅：《於于集》卷一《病吟》，《韓國文集叢刊》第 63 冊，第 307 頁。

⑧ [朝鮮] 柳夢寅：《於于集》卷三《喚仙亭記》，《韓國文集叢刊》第 63 冊，第 394 頁。

之高兮仙斯降，珠珮珊珊兮玉女景。從仙之降兮，無久於斯樓。玉京有樓兮，其與眾仙遊。」<sup>①</sup>再現了降仙樓高聳入雲的巍峨之勢，和玉女環佩，仙氣繚繞的浪漫氛圍。故「仙也人不見其狀，太守也人皆見其享。若吾兄者，其可謂之真仙也」。<sup>②</sup>仙人是否實有，人們沒有見過，而太守卻能享用這一切，此乃真仙啊！作者假借神仙，表達對洪公擔任成川太守的歆羨之情。

另外，柳夢寅的詩歌中，還有一種類型比較獨特，即模擬魏晉六朝詩歌《古詩十九首》而作《擬古詩十九首體》，模擬李白詩歌而作《擬李白古詩》，共五十九首，在這類詩作中亦可見道教神仙思想的滲透。

其中，《擬古詩十九首體》中，擬《行行重行行》篇，作「去去復去去」，表現與心愛之人，漢陽一別後的思念之情。擬《青青河畔草》，作「青青天上鳥」，表達自己違背誓言，與人間的愛人分開，被西王母強行拘束在天上的幽憤之情。擬《冉冉陵上柏》，作「爍爍風前燈」，闡發自己在歡宴之後的茫然、悵惘之態。擬《今日良宴會》，作「主人敬佳客」，<sup>③</sup>格調高昂地呈現了努力振翅，排風翱翔的進取之心……這些擬作詩，無論是在內容方面，還是在主題意蘊上，都延續並繼承了《古詩十九首》的精髓，同時，又體現出作者在用詞方面的造詣。

《於于集》卷二中收錄有作者模擬李白歌行體的詩作，共五十九首，闡發了作者對李白詩作的讚譽之情。如其四言：「白鶴皎如雪，刷翼蓬島煙。迢迢安期生，騎此翀雲天。一去渺人世，少別三千年。我有青霞志，朗吟黃庭篇。飽聞金華洞，邈在清都邊。瓊臺多靈草，羽客日踰躐。長揖青丘客，單車滯幽燕。秋風動玉館，霜樹紅欲燃。雲璈奏何處，飈馭攀無緣。鳳書阻碧窗，鯨海無歸船。三來竟何返，清淚何漣漣。」<sup>④</sup>作者以安期生駕鶴翔於九天，而自己苦有青霞志向，成仙的願望，卻只能困居一隅，夢想與現實之間相去甚遠，而抵達夢想的路徑又是如此困難，每念至此，無不淚水漣漣啊！這首詩歌所運用的白鶴、蓬島、安期生、瓊臺、靈草等仙界意象，都是超越現實的，且帶有作者強烈的主觀感情，詩歌富有奇特的想像和大膽誇張，清新的語言，豪放的風格，真是深得李白詩歌奧旨啊！

在其擬李白古詩的詩作中，也有對當時朝鮮歷史的反映。如其六，曰：「黃沙朔風夕，白草胡山春。荒屯樹似戟，煉甲霜如銀。金笳咽海月，鐵馬揚邊塵。去歲城馬邑，今秋征女真。封侯計蕪沒，身上衣如鶉。四狼歸紫闕，千骨委蒼榛。香燈空遠夢，莫問閨裏人。」<sup>⑤</sup>明朝末年，清軍憑藉強盛的武力征服明軍，建立清朝，爲了報答明朝在壬辰倭亂期間派兵增援的情義，李朝拒不投降，不惜將戰火引到自己身上。作者遠駐邊塞，「今秋征女真」，便是對這一段史實的回應。

柳夢寅的《擬李白古詩》中，「仙人」、「海仙」、「上仙」、「金仙」、「嫦娥」等仙家意象比比皆是，神話傳說、歷史掌故，夢中幻境，都成爲作者想像的源泉，作者常借助想像，將現實與夢境或仙境交織在一起，是作者內心世界的外化，也是作者豪放不羈性情的自然流露，也因此形成清新飄逸的詩歌風格，真可謂是朝鮮「李白」！

① [朝鮮] 柳夢寅：《於于集》卷四《降仙樓記》，《韓國文集叢刊》第 63 冊，第 542 頁。

② [朝鮮] 柳夢寅：《於于集》卷三《送成川假仙洪兄遵之住序》，《韓國文集叢刊》第 63 冊，第 354 頁。

③ [朝鮮] 柳夢寅：《於于集》卷二《擬古詩十九首體》，《韓國文集叢刊》第 63 冊，第 331 頁。

④ [朝鮮] 柳夢寅：《於于集》卷二《擬李白古詩五十九首》，《韓國文集叢刊》第 63 冊，第 333 頁。

⑤ [朝鮮] 柳夢寅：《於于集》卷二《擬李白古詩五十九首》，《韓國文集叢刊》第 63 冊，第 333 頁。

柳夢寅所著《於于野談》，是朝鮮文學史上的第一部野談集，該書不但收錄有較多具備嚴密敘事結構和藝術水準較高的野史故事、鬼怪傳說、奇聞軼事等，而且還有詩話故事、考證內容、筆記記錄等，忠實地反映了壬辰倭亂前後朝鮮社會的真實面貌。金寬雄《韓國古代漢文小說史略》對這部小說給予了高度評價：「朝鮮以往的筆記作品都是側重考究事理、辨明是非。但《於于野談》卻很少使用議論性文字，而是記述了富有故事性的人物和事件，以及有關人倫、宗教、藝術、動物寓言、民間故事、社會問題、天地草木等各種內容。」<sup>①</sup>

《楓嶽奇遇記》是《於于野談》中的一篇短篇小說，該篇將現實中的山川物種戲擬為神仙聚會之場景，富有趣味和才情：作者住在楓嶽表訓寺時，有堅白主人、清溪道流、會稽張丈人，丹冠老仙、青蘋逸士，至明正素極圓元晦太清太夫人等異人自天而降，邀請他聚會暢遊的一段人生奇遇。諸位仙人不約而同，前來慰藉久屢而蘇的作者，感動之餘，作者命香城真仙進獻青桂子，松林庵道釋進茯苓糕，萬瀑洞主供紫葡萄蜜漿，九井洞靈奉五味香餌，盧峯摘石芝，彌坡采紫芝，摩訶神人呈芽鬱黃酒，獅吼鯨鳴梵唄錚鼓之樂，將宴會的氛圍推至高潮。酒下數行，太清太夫人起身告辭，滿座彷徨若失。已而天氣驟變，山氣溟濛，花山白居易復來，頓見堅白主人成皤皤老翁，清溪道流匿跡隱形，會稽張丈人肢體下垂，皓鬢白髯。既而，山無蹤跡，地上已白五尺。

作者將道教神仙思想與自然物象相融合，延續自然物屬性的前提下，將自然界中的物體神化，在他筆下，金剛山成了威武的堅白主人，溪流成了清溪道流，仙鶴即丹冠老仙，松樹化身成張丈人，風化身成青蘋逸士，月亮是太清太夫人，西海是西瀛仙子，所以太清太夫人要去拜訪西瀛仙子，即是月亮落下，白天開始的隱喻。同時，他把金剛山上的景觀和植物也擬化成神仙，如象徵金剛山香城的神被尊稱為香城真仙，松林是為松林庵道釋，萬瀑洞即為萬瀑洞主，摩訶淵即摩訶神人，碧峯被尊稱為盧峯，彌坡嶺即彌坡，白雪被虛擬成花山白居易。1622年冬，作者在金剛山表訓寺隱居，這種把金剛山上的風景、動物、植物、山嶽擬作神靈，把自己孤居山寺，賞玩金剛勝景想像成與神靈間聚會的場景，不但賦予小說幽默、風趣的特點，也讓我們感受到作者與自然溝通交流，天地萬物與作者融為一體的審美境界和對生活的熱愛，也不禁讓讀者為作者有趣的靈魂所感染！其小說注重奇特的想像，戲擬筆墨的趣味等藝術風格也由此可見一斑。

中國古典小說《西遊記》第六十四回「荊棘嶺悟能努力，木仙庵三藏談事」，同樣採用了這種敘事模式，仙化自然物種，令其與主人公進行對話。該回講到豬八戒開路行至荊棘嶺時，自稱荊棘嶺土地的老者，同生長在此地的受到山間精氣，經過上千年自修自煉而成人形的竹、梅、杏、柏等十八種樹木精怪，幻化成土地模樣，借奉齋為由，擄走了唐僧。這些妖怪的目的不為吃唐僧肉，長生不老，也不為與他兒女情長，只是為與之論述詩詞歌賦。竹、梅、松、柏本身在漢文化中即有一種高潔、孤傲的寓意在內，借用他們幻化成人，與唐僧談詩論道，恰恰體現了作者對他們生活方式的敬仰，並通過唐僧的讚賞之詞表現出來。同時，這些樹精的加入，不僅豐富了妖怪的類型，而且體現了道教萬物有靈的思維，還增強了小說的趣味性和文學性。柳夢寅《楓嶽奇遇記》一文可謂是與《西遊記》的該回遙相呼應。

<sup>①</sup> 金寬雄、金高銀著：《韓國古代漢文小說史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411頁。

### 三、柳夢寅的道教實踐

柳夢寅對道教文化的接受不只是停留在將其滲透於文學創作層面，還體現在與僧道人士的交往、對道教養生的關注，對道教仙山的朝訪、對道教藝術的鑒賞等實踐方面，這些實踐活動進一步加深了其對道教文化的理解。

柳夢寅因為對政局失望，進而寄居山寺的原因，致使其與佛道人士的交往非常密切，如雪英、松雲、祖純、希顏冠嶽、僧人熙、性敏、阿達、行淳、寶雲、彥機、印永、藍輿等僧道，都與作者交往甚密。自三國時代高句麗將從唐朝請來的道士和《道德經》安置在浮屠寺以來，這種以佛寺為道觀的做法便奠定了朝鮮半島道教糅合佛教含混的走向，與此同時，新羅道教與佛教思想又共同作用於朝鮮半島本土花郎道，也使得對半島人民精神信仰產生極大影響作用的花郎道呈現出釋道身份合一，儒道思想互融的特點。<sup>①</sup>因此，即便是居住在山寺中的僧人也兼具著道教文化的屬性。柳夢寅在《贈金剛山僧宗遠序》中，詳細記述了與僧人宗遠的交往過程：「吾師居山，與是人非師即友，未可為我作審脩乎，若因之呼風喚雨，役龍虎縮山河。雖不能驂鸞馭鳳於九霄之上，猶勝於柴柵軒裳，汨汨風塵中。若然則當姑捨我文章，日專專於斯。他日術成，當為師呵詬百靈，聽僕役於左右。」<sup>②</sup>這篇文章寫於作者「無故失官，流離轉徙，抱病於窮山絕谷」之際，不僅反映了柳夢寅與僧道間的密切關係，還展現出對道教法術的濃厚興趣，以及渴望修習仙道秘法，進而遁世的思想傾向。

再如《清溪僧希顏惠菜》曰：「兵塵古寺僧餘幾，師老不忘年少情。為割青山暮春色，來分白首舊書生。當時錯較破千卷，末路誤身趨一名。昨日洞天飛駟過，塵容羞殺草堂英。」<sup>③</sup>壬辰倭亂期間，寺僧團結起來奮勇抗敵以至於所剩無幾，僧人希顏不忘和作者的少年情誼，把親手所割的青菜贈予柳夢寅，令為功名所累，一身疲憊的他感動不已。該詩直接反映了柳夢寅與僧道中人深厚的友情，以及長期以來保持著聯絡。《送性敏上人遊九月山》篇言：「佛墮瑞毫輝遠岳，仙留翠髮掛高松。」<sup>④</sup>柳夢寅以佛仙的瑞毫、翠髮明喻，生動地再現了九月山峯羣巒疊嶂，高松繁茂的景象，也從側面印證了作者在山寺幽居的情境。此外，柳夢寅還寫有大量的品評文殊寺僧人行淳、山僧彥機的詩作；為松泉齋宮客僧印永、阿達山僧、天摩僧、冠嶽僧等人的詩歌著寫和詩；感謝清溪僧希顏贈菜，到智異山尋訪山人寶雲，與性天僧同遊頭流山等作品……柳夢寅棲居山寺的時間之長，僧道友人之廣，維持友誼時間之久，由此可見一斑，故而其詩歌有明心見性、迴然出塵、仙風道韻之特色也就不足為奇了。

柳夢寅對道教辟穀養生頗有興致，他在《贈乾鳳寺僧師洽序》中言：「側聞此山中多五葉松，殮此者身上生碧毛，不帛煖，腹中實香精，不粒飽，腋無羽，能飛上楞伽山，神通自在，至永保神形之域。信斯言，余雖老請學焉。」<sup>⑤</sup>通過服食五葉松等特定植物替代穀物，達到「不食不衣」的神仙境界，實乃對道教「茹松卻食」辟穀法的描述；「腹中實香精」認為服食草木精華可轉化為體內

① 詳見王雅靜、孫遜：〈道教神仙思想與韓國漢文小說的「仙遇」主題〉，《中華文史論叢》2016年第2期，第334-340頁。

② [朝鮮]柳夢寅：《於于集》卷四《贈金剛山僧宗遠序》，《韓國文集叢刊》第63冊，第382頁。

③ [朝鮮]柳夢寅：《於于集》卷一《清溪僧希顏惠菜》，《韓國文集叢刊》第63冊，第306頁。

④ [朝鮮]柳夢寅：《於于集》卷一《送性敏上人遊九月山》，《韓國文集叢刊》第63冊，第314頁。

⑤ [朝鮮]柳夢寅：《於于集》卷四《贈乾鳳寺僧師洽序》，《韓國文集叢刊》第63冊，第386頁。

能量，直承唐代司馬承禎所撰寫道教典籍《服氣精義論》中的奧義；作者「雖老請學」的心願表達了他對道教養生理念由衷地認同。其《病後贈僧》（二首）中，更是直接描繪了作者從事內丹修煉的道教實踐，以及對健康長壽的追求：「竟夜沈綿水火俱，白頭絲喘幾何餘。呼童試看奎星象，破履長圓綴朗珠。皆骨漫山五葉松，千年直乾簇蒼龍。枝頭結子三霜熟，服餌長如處子容。」<sup>①</sup>這裏，「水火俱」是道教內丹術語，水火指代心腎，「沈綿」比喻周天運轉，暗合《周易參同契》「水火既濟」的煉丹原理。「破履綴珠」以鞋履喻指凡軀，朗珠指代金丹，以此象徵其修煉目標的達成。「五葉松」是道教服餌傳統中的靈藥，「三霜熟」與《雲笈七籤》中「三年易氣，九年易行」、「九轉丹成」的煉丹週期相合，均強調時間的積累。該詩不僅是作者進行內丹修煉的隱喻，而且展現了作者對道教服食養生以延年益壽的認可。

柳夢寅還熱衷於朝訪道教仙山，正如臺灣學者李豐楙所言，「名山即是象徵人境外的『人外』世界。按照所形成的時空觀，這些仙境正是仙人活動的人外世界，就成為凡人所嚮往的異質化時空，為了凸顯這一『非常』性的神仙世界，日本學界習慣使用『仙鄉』一詞，就具有親切情趣的文學趣味」。<sup>②</sup>智異山，與金剛山、漢拏山被朝鮮半島人民認為是「三神山」，<sup>③</sup>其中，智異山又被半島人民認為是長白山靈氣向南再度升起的地方，也被稱為「頭流山」，是朝鮮半島人民所崇尚的靈山。柳夢寅的詩作中有專門展現頭流山盛景的篇章，是為「頭流錄」，這些詩篇系統地描繪了頭流山上的黑潭、內院、頂龍菴、臺岩口、靈源寺、頭流菴、雙溪寺、青鶴洞諸景觀和建築，以及其本身所包含的神仙傳說，賦予這些名勝神奇、浪漫、瑰麗的色彩。無論是「鐵笛一聲山竹裂，諸天仙侶舞僂僂」<sup>④</sup>中將黑潭實景化為道教仙遊幻境的想象，還是「仙家三十洞天寬，翠柏陰深白日寒」<sup>⑤</sup>中用道教神仙所居「洞天福地」來比擬內院翠柏森森，適宜修行，或是「邀與崔仙抱琴至，青驢偕渡棧橋煙」<sup>⑥</sup>句附會崔致遠曾於青鶴洞修仙的傳說來增添該地的神秘氛圍。柳夢寅對這些景觀的探訪不僅是為欣賞美景，更是為了尋求精神上的慰藉和超越。他運用仙道意象來描摹景觀，很明顯受到道教山嶽崇拜思想的影響。

柳夢寅還喜歡欣賞道教藝術。他出使明朝期間，曾遊覽東嶽廟，並詳細記錄了參觀東嶽廟的場景和情感體驗：「噫吁戲環乎怪哉。東嶽之廟乃在北京東闈之東，高門當大達，蒼玉雕玲瓏。金榜巨字題其額，光彩照爛通衢中。門之神猛毅，隅赤目高青瞳……中國二百年，升平庶物豐。禮樂炳日星，儒術何昭融。所以奇偉詭特雜道釋，為此錫衍延祚之神方。直與天地相始終，斯理茫茫不可揅。小國鯁生安知此事非鑿空。」<sup>⑦</sup>筆墨細膩地描摹了東嶽廟建築的宏偉壯觀，神像的奇偉詭譎，壁畫的精美絕倫，貢品的多樣豐盛，儀式的莊嚴肅穆，以及作者對此的審美感受和高度認同等，不僅反映了柳夢寅對道教宮觀廟宇的認真觀察，而且表明其對道教文化有著專業的見解和濃厚的興趣。

① [朝鮮] 柳夢寅：《於于集》卷二《病後贈僧》二首，《韓國文集叢刊》第63冊，第344頁。

② 李豐楙著：《仙境與遊歷：神仙世界的想像》，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11頁。

③ 詳見王雅靜：〈道教「洞天福地」思想與韓國漢文小說〉，《宗教学研究》2022年第2期，第81-83頁。

④ [朝鮮] 柳夢寅：《於于集》卷二《黑潭》二首，《韓國文集叢刊》第63冊，第327頁。

⑤ [朝鮮] 柳夢寅：《於于集》卷二《內院》，《韓國文集叢刊》第63冊，第327頁。

⑥ [朝鮮] 柳夢寅：《於于集》卷二《青鶴洞》，《韓國文集叢刊》第63冊，第328頁。

⑦ [朝鮮] 柳夢寅：《於于集》卷二《東嶽廟》，《韓國文集叢刊》第63冊，第324頁。

與宗教信徒不同的是柳夢寅對道教文化的接受，並非盲目崇信，而是始終站在儒家的立場上，兼收道教和佛教，這在其觀覽關王廟後所作一詩中顯而易見：「關王遺廟四方同，雕繪丹青百巧窮。禮享反多宣父殿，淫祠還類釋迦宮。誰知聖代褒忠意，轉作愚黎尚鬼風。君子惟論惠迪吉，神雖欲福渠何功。」<sup>①</sup>關羽在明代被塑造為「武聖」、「財神」，民間建廟之風盛行，該詩通過對比關王廟的繁盛與儒家聖殿的冷清，批判了民間過渡沉迷於功利性祭祀而背離儒家行善得福的理性精神，體現了作者對儒家教化衰微的憂思。可見，柳夢寅自始至終都以儒家思想為根本，重視理性、道德、秩序，這種對待道教的態度亦是朝鮮朝中期文人的典範，實乃朝鮮朝中期實學思潮影響下文人對待宗教的典型代表。正如《贈表訓寺僧慧默序》中作者的自序，「餘儒者也，向者事事於國，將父母我生民。故不耕不織，衣食須於人，固也。今也歸其官，去其事，為一遊手之逋民，暨爾無別。」<sup>②</sup>進一步說明了朝鮮文人不管是入仕為官，還是罷職退隱，始終以儒者自居來進行文化反思的現象。

綜上所述，無論是柳夢寅的為人，還是其小說《於于野談》，在李氏王朝都飽受爭議。且其詩文、小說與道教文化及其中國古代文學的關聯非常密切，在仙道思想的滲透下，令其文學創作進一步形成典型的縱情恣性，奇特奔放的個人風格。不僅如此，強烈的自我表現意識，豐富、奇特又浪漫的想像，奇妙的意境，輕快、明麗的語言，熱愛祖國山河的自然情懷等，在其詩歌和小說中我們亦可以一覽無餘。從中，我們不僅可以窺見柳夢寅對中國古代文學與道教文化的接受，而且可以看出柳夢寅特色鮮明的文風和特立獨行的性情。奈何他一生深陷黨爭的泥淖，苦悶、愁思終其一生都揮之不去，讓我們在為作者才情所讚歎之餘，又不免同情他不幸的人生遭際。柳夢寅與僧道人士的密切交往，嘗試道教養生術法，朝訪道教仙山，欣賞道教藝術等實踐活動，也進一步深化了柳夢寅對道教文化的理解。

柳夢寅於其文學創作中接受道教文化，於其日常生活中參與道教實踐，在朝鮮文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他拓寬了朝鮮仙道文學的表現領域，豐富了朝鮮仙道文學創作的藝術手法，承襲並融匯了「詩仙」李白的藝術風格，呈現出鮮明的個性色彩，反映了朝鮮文人精神世界的多元性和複雜性，為研究東亞道教文化圈提供了具體案例。通過柳夢寅這一個案，我們可以管窺到在以朱子學為官方意識形態的朝鮮王朝，道教文化對於文人階層尋求內心自由，保有精神世界的開放和包容方面所產生的重要價值。

① [朝鮮]柳夢寅：《於于集》卷二《關王廟》，《韓國文集叢刊》第63冊，第323頁。

② [朝鮮]柳夢寅：《於于集》卷四《贈乾鳳寺僧師洽序》，《韓國文集叢刊》第63冊，第386頁。